



陆天明 著

桑那高地的太阳

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唤回和恢复记忆，
是一种能力。没有记忆的民族，容易在现实的灯红酒
绿中狂欢。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陆天明 著

桑那高地的太阳

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唤回和恢复记忆，
是一种能力。没有记忆的民族，容易在现实的灯红酒
绿中狂欢。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那高地的太阳/陆天明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2
黄土地之歌
ISBN 978-7-307-09288-4

I. 桑…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1013 号

责任编辑:张福臣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武铁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 字数:275千字

版次: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9288-4/I·516 定价:28.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主 任 张福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

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张福臣

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

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

谢春池

他用生命的不断求索在吟咏

——题记

总 序

叶 辛

40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

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

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

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噢，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土地”、“红土地”和“黑土地”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固守明天（代序）

——灵魂的守望者陆天明

我们的今天到底怎么了？它到底是什么？这是夜深人静、花凋叶落、寒星寂寥的夜中，端坐孤灯下，我们每个人心底的独白。破灭，说不尽道不明的破灭啊。任你风度翩翩，稿约不断；任你在媒体之中红红绿绿；任你男男女女，风光无限；任你醇香肴美，杯觥叮当，腰缠万贯，手执数国护照，抬手轿车即来，美妇绰约回眸，一切的一切，无法使你真正避开心底深藏的寂寞。你不能够对我们所共有的昨天平静地正视。虔诚地热爱过的，被否决了，执信不存在了，厚重的书籍落满尘土。那一片片引出我们无限遐思的旧土上，日新月异地矗立起新而又新的现代建筑。钟情于文学，以此作为生命启蒙点的守望者多么希望从不断漫散、已像酒池肉林一样的文学作品中找回使我们心跳、使我们血流加速、泪流满面的作品。然而这样的话音会招致无谓的嘲讽，这样多少次地让人欲说还休。更多的人在说，考虑那么

多干吗，就这么活着吧。到了世纪末，真到了世纪末了，我们像是只有今天的末日儿女。所有生活过、思想过的人，就是经历过破灭的人。我们这个曾用不屈服的后背撑起过一次又一次巨大灾难的民族子孙，我们不想生活得这样，这样热热闹闹又无精打采。我们渴望走出世纪末的落魄，我们直面着今日的困惑，希望把这场破灭解透，走出破灭，去争取属于自己的明天。

把明天还给我们。

一个声音一路传了过来，我们听到作家陆天明泣血的声音。从80年代初的小说创作始，他以十几年不辍的努力在驱赶着我们灵魂中的阴霾。

陆天明这个名字，对于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来说并不陌生。铁饭碗解体，下海潮出现，出国热等等社会变革一次又一次毫无例外地在波及文学界，文学界许多人总在选择又选择，掀起各种热潮，引领数年风骚。能沉得住气的陆天明，始终在做一件事——一心一意写他的小说。他的攀援似乎比一般人要艰辛得多，也寂寞得多。

知交王蒙先生这样评价陆天明：“他是一个思想型、信念型、苦行型的人。他忧国忧民，他期待着热烈的奉献和燃烧”（王蒙《泥日·序》）。的确，你可以在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部陆天明的作品中找到这样的性格影像。就是说，这幅速写是很像的，是陆天明自己能认可的。在相当程度上，这是他的经历和性格的写照。

陆天明早年的经历，似乎已和我们相隔很遥远了。1957年，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年仅14岁的在校生陆天明跟随一个上海知青代表团到安徽太平县作考察，那是一个赤色的诗情时代。天空中翱翔着新鹰，读了书又到农村做有知识的新农民成了人们追逐的榜样。知识加

纯朴，一种清新，一股火热，最适宜渴望冲破樊篱走到整个社会最前列的青年人的激情和想象。他走出上海，看到了农村的现实：贫苦、落后，但这恰好作为一种挑战打动了陆天明。考察的形式走完，大多数人回到上海，陆天明却和一批青年留了下来。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信仰者。

陆天明被安排在芜湖的山区教书。他的学生中有比他年长的农村孩子，还有十六七岁的女学生课余为这位小先生洗衣、照料饮食起居，好像他是个被寄托的孩子。但在课堂上，他负担着教授四个班的小学课程，而且，这位少年教师还是严厉的师长。在那个荒僻的山村里，留下了他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目睹了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农村大食堂运动和饿死的农民。陆天明似乎是一个生来就需要坚定信仰支撑的人，不过当时，他没有能力对于信仰本身作理性的体察。眼前的每一种现象、细节，每一个事件，都被他真切地记住了。理性之门是厚重的，怀疑与分析的时代尚未到来。三年之后，年轻的躯体终于敌不过严重的营养不良和过量的体力支出，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只得回到上海。60年代，他养病的同时在街道上负责团委的工作。1964年，曾在南泥湾大生产热潮中名噪一时的359旅旅长，后来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来到上海，用热烈豪放的语言鼓动上海青年到西北边疆去，做新一代的开垦者，做那里万亩荒田的主人。

一个动人得令人目眩的童话，一次冒险的诱惑。它又一次打动了无数颗年轻的心，激起了他们胸中汹涌的诗情，陆天明被这股诗情搅腾得睡不着觉。次日一早，他就爬起身挨家挨户，一个个地动员，热烈交谈、串联，一遍遍地传播这个动人的寓言。汽笛一声长鸣，他们

挥动着无数双年轻白皙的手，告别了父老，告别了大上海。陆天明作为领头人，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支边青年大军，踏上了西去的长途。那一年他只有19岁，肺结核未愈，还在咳血，当然他还不明白，他和他的同道们，从此走上了一条多么严峻的人生道路。

他成了新疆奎屯农场中的一名普通农工。

未曾亲身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很难明白，陆天明走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如今，你只需看一眼陆天明那双像竹节一样骨节粗实、粗糙有力的大手，就可以想见他曾经历过怎样骇人的强体力劳动。这些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中，领头人谢平遭受一群不能返城的上海知青们狂怒的暴打、诘问，那谢平脸上、头上流着血，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可以想象陆天明心中曾经流过怎样的血。不错，人是他动员来的，十多年之后，他们发觉自己被骗了。他们的理想之血，被踏进了泥淖中，他们成了谁都不需要的零落人。他们不找你谢平发泄、算账，又能找谁呢？可被打的谢平又该去找谁呢？他只能伸出青筋暴露、满是血污的双手仰问苍天：我们，我们真的错了吗？！我们青春、理想的鲜血真的白流了吗？真得一钱不值吗？

这一腔淤血成了他宝贵的文学蓄积。

但后来当了农场干部，利用空余时间躲在寒气袭人的仓库中开始文学创作的陆天明，当时还没有这份自觉。那时的文学氛围还不允许他掏心倾肺，他还未曾领悟真正的文学应当是咯血之作。不过虽然最初他只是仿照当时的写作模式摸索，却也情不自禁地渗入了一些自己的热泪。30年后，作为一名重型坦克式的作家，陆天明回顾自己的早期写作时说：“尽管那时也有这许多政治框框的束缚，但我的写作

是投入了真情实感的，这真实情感来自对于人的关心和感动。”1975年，他的剧本《扬帆万里》作为新疆惟一来参加全国话剧调演的剧目，在上海演出，引起了轰动。他被中国广播文工团看中，调到了北京。兹后，在机构的改调中，他又成为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专业编剧。

回到大城市了，对一个初次闯进京都的青年作者来说，头一件事似乎应是在京都文学界露一手，在场面上站稳脚跟。然而感觉敏锐、思维快捷的陆天明却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一点。在一间斗室中，陆天明关起窗户，摒绝一切诱惑与喧嚣，潜入了他自己心中的那片文学海洋。

茨威格说过：“艺术家的选择总是预先决定了的。”陆天明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他的选择是他在西北荒漠中体力和精神饱经艰辛和折磨的岁月里已经命定了的，那里的人生感受对他来说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1986年，他向他钟爱的文学交出了第一张答卷。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一出手，便在文学界的同道者们心中引发了一场地震，引起了一种悠长的泣血的思绪，但可惜，由于当时的文学仍与市场处在隔离状态，这部像重磅炸弹一样的作品，这部“文革”后出现的堪与《浮躁》《古船》《金瓯缺》《心灵史》相匹敌的、十多年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评为优秀长篇一等奖的扛鼎之作、这部只印刷了两千来册的岩石一样沉重坚实的小说，没有引起文学圈外的读者的注意。虽然如此，当年与陆天明一起奔赴新疆，后来回到上海的老知青们，仍然被这部作品震动了。以至于十多年后陆天明赶赴上海参加他的下一部长篇《苍天在上》的首发式时，在书店门口，居然围满了

手捧陆天明的书，渴盼见他一面，请他在书上签名的男女老知青！毫无疑问，陆天明是他们心中的代言人，他说出了他们积压许多年无法表达出来的心里话。

《桑那》是一个苍茫的故事。一个朝气蓬勃的、不谙任何世俗利害关系的热血青年，来到艰苦的西北边疆，对那片土地竭尽所能奉献赤诚，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他所信赖所热爱的人们打翻在地，踩进泥泞中。他崇高的精神信仰渐渐地幻化成荆棘编成的桂冠，刺穿了他的头颅。这个激昂的领袖般的人物站起来，摔倒；再站起来，再摔倒，一次比一次摔得更惨。后来他甚至被遣送到一个最远最穷的分场——骆驼圈子，那里只容许无脑袋的苦力——不思想不反抗，如牛马一样只知劳作的人存在。惟一可以表现残存的一点不屈的方式，就是在遭受狼一样的前犯人的凌辱和袭击时，以牙还牙，以野蛮对付野蛮的厮打。人的自尊一旦遭受高倍压抑，便转化成加倍的野蛮反抗。他吞泪咽血，竭力使自己变得比当地人还要当地人，他成了当地首长——场长“老爷子”的手足。14年过去了，时代变了，农场也“开窍”了，人们要往好日子奔了。这时的谢平，却因为过于木头呆脑而突然被“老爷子”甩了出去。无论对“老爷子”一伙，还是对同到新疆的同学们，对上海的亲友，对所有的人，谢平都永远地成了局外人。

谢平性格的核心是什么？拒不世故。如果他在许多关乎自己前程生计的关头，能稍稍让一点儿步，附和一下，苟且一次，或者哪怕装聋作哑认个怵，那么，很多的苦就是可以避免的。一切关心他、深爱他的人无不带着些羞愧而又焦急地这样劝告过他啊，甚至那个在不幸中已习惯以苦作乐、活泼而又坚强，在内心深处永远深爱谢平的上海姑娘“小得子”，宁愿以出卖自己为代价帮他稍有解脱的时候，也都

被他坚决地拒绝了。十几年的农场生活，所有的青年都已务实，学生气早已被岁月掠去，惟有谢平一人，仍坚守品格，显得格外不合时宜。同伴们对他彻底失望了，生存都顾不了了，你还讲究什么尊严？！跟着他走，太可怕了，他是个无可救药的傻瓜。

傻瓜？不！他比一切人思考得都要深得多。他无可悔悟，他誓不低头。在充满荒谬的世界上，他绝不幻想做一个赢家，却也绝不放弃自己的一寸阵地。人啊，我早已认识了你们，可是，你们何时认识我呢？他看清了人类的一切弱点与卑污。他在愤怒地挥动拳头乃至匕首来抵抗砸向他的利器时，内心却在替他们流泪。他知道他和他们同处于一池苦难之中，只不过他是个先醒者而已。

谢平们的这次冲锋，最终悲怆地陷落了，沙漠中的绚丽高楼消失了。回来时，已是衣衫如缕，伤痕累累，身心俱疲。

今天，在琳琅满目的消费品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能精细地分辨出美、澳、意、法式冰淇淋的区别，熟悉各种世界名牌，他们听到这样古老的故事，会嗤之以鼻：那时的人，怎么那么傻啊！那些搅和着一代人的血和肉、泪和汗的故事，就算多么动人，也像保卫圣杯的圆桌骑士一样，远离了人们的生活，远离了人们生活的真实感。

英雄的时代过去了。人们不再有幻想，不再有热血，不再有那样的青春了，所有的，只剩下实惠与享乐？

那个时代子遗下来的理想主义者是寂寞的，他们心中深埋着铅一样沉重的忧伤。

“我们这一群忧郁的，很快就要为人弃却的人们，将要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走过”（莱蒙托夫语）。但是，生命的流星，真的就这样一闪而过，落入黑暗而寂寥的现实长夜吗？不！我们的生命，属于

我们自己。无论对于历史，对于理性，它的得分是多少，但我们珍视它。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可以过去，但我们的屈辱我们的自尊，我们身体中的精血，我们心里流过的泪水，却不会随着那个时代一起葬送。无论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多么荒谬，无论后人怎么看待我们这一群人，我们都会在心里牢牢记住，我们付出的是鲜活的生命，是青春的真挚，我们不会轻易地全盘否定自己，而去认同后来的时代的现实准则。剥去远去了的那个时代的荒谬外皮，深埋在其中的人类理想主义的精神，是永远鲜嫩、永远不死的。在历史学家视野中消失的时光和生命将被鲜活地保存在一些隽永的文学作品中，这就是那些具有大作家水准的人们的使命。

有人看完这部小说后不解地问，什么太阳？没有太阳啊。陆天明回答说：“我始终觉得，我是写了存在于‘桑那高地’上的那个‘太阳’来的……只有我们自己，才是我们自己的太阳！”只要人类不灭绝，理想的太阳就永远灿烂，永远会从黑夜深处重新升起！

一位能干有见识的女导演，在《桑那》出版不久；便看中它，当她找到陆天明时，这位原著者又拿出了他的呆劲，直截了当对她能否拍得出《桑那》表示怀疑，“你太年轻了。”他说。后来因其他方面的原因，已经搭起了班子的摄制组受挫未拍成。这位不服气的女导演过了若干年之后，仍决定起拍《桑那》电视连续剧。这时她已拍出了许多优秀的成熟的电影，她问陆天明：“你看我还‘太年轻’吗？”

看完《桑那高地的太阳》，人们在想，他要再来一个长篇，会是加倍的困难。在《桑那》中他把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已完完全全地摆在了作品当中，他的困惑，他那隐秘的愿望，他的迷失，他的无奈，